

Д·謝爾蓋維奇 著



蔚藍色的多瑙河上

群 众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上空的旗帜	(1)
第二章	春天	(15)
第三章	劊子手找到了新的主人	(27)
第四章	丹姆峇少校的“好意”	(37)
第五章	在“老維也納”酒吧間	(55)
第六章	我們的命运由我們自己掌握	(77)
第七章	姊妹俩	(94)
第八章	穿着軍衣的商人	(109)
第九章	斯杰凡·沃拉克的怀疑	(121)
第十章	更名換姓	(132)
第十一章	危險人物	(137)
第十二章	不平常的會議	(148)
第十三章	馬列克選舉誰并不是秘密	(170)
第十四章	圣诞节	(177)
第十五章	在法律女神的保护下	(190)
第十六章	新舞蹈	(200)
第十七章	不能再活下去了	(207)
第十八章	只有用力量，只有用工人的拳头才 行！	(224)
第十九章	憎恨就意味着斗争！	(232)
第二十章	并肩携手前进	(245)

第一章 城市上空的旗帜

每到夜晚，当城郊籠罩上一片漆黑的时候，安东·林采尔便从防空洞走出来，登上屋頂眺望。从弗罗里特鎮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維也納城內：火光四射，砲火閃耀，曳光彈不时地飞向高高的天际，划出一道一道的火綫，飞机彻夜在天空嗡嗡响着。有时，在从吉麦林到克罗斯特內堡的广闊弧形地带上，一会从这儿、一会从那儿响起巨大的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陣陣春风，把火簇吹得更加熾烈，在四月的黑夜里經久不熄。圣斯梯芬大教堂的塔尖，整夜被照得发出深紅的颜色。

从隆隆的砲声里，安东·林采尔勉强听出了远处傳来的鐘声。他从容不迫地划了一个十字，然后长时間地凝視着漆黑的夜空。他手扶着鋼制的粗天綫桿，一連几个鐘头站在屋頂上，默默地祈禱上帝：愿他饒恕这似乎犯了大罪¹的維也納，使眼前的这一切都尽快地結束。林采尔亲身参加过上一次大战。他清楚地知道，每打一小时仗要付出多少代价。法西斯匪徒的無謂的頑强抵抗，使他感到惊奇，他狠狠地罵了他們一頓。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俄国人，林采尔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开始懂得了这一点。他非常可怜这座城市的遭遇，因为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而且就在这里的街道上他曾經两次拿起武器捍卫过工人阶级的事业。他热爱自己的維也納，連街道上的每块石头，都是他从小就熟

悉的和珍視的。他那因為徹夜不眠而浮腫的眼睛湧出了不輕易流出的眼淚，想到美國人派飛機轟炸已給城市帶來了許多災難，現在的情況恐怕比那時還要壞呢。

直到眼睛看得疲倦，心里十分悲痛的時候，林采爾才從屋頂上走下來。他每逢走到地下室的門口，總要碰到房東威廉·甘凱先生。這個人胖得溜圓，面皮松弛且發灰色，生着一對象貓頭鷹那樣賊溜溜的眼睛。

“喂，城裏怎麼樣了？”房東問道。他自己不敢離開防空洞出來看看城市。他多么希望從林采爾那里聽到戰綫向南方遠遠移動的消息呀！

“整個維也納都在燃燒着。”林采爾揮了一下手回答說，很快走過房東身邊，進入擠得水洩不通的地下室。

“一切都怨納粹這幫該死的傢伙！……”在攻城戰鬥的第五天，林采爾怒氣沖沖地說了這句話。

甘凱先生臉色立刻變白了。很明顯，既然林采爾敢當着他的面這樣議論納粹分子，情況准是不妙了。要知道，林采爾的一位鄰居——石匠盧德維希·馬列克，用比林采爾緩和得多的口氣議論希特勒，都由於甘凱告密而被秘密警察關進了集中營。這所樓房里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不過每個人都避而不談罷了。現在既然林采爾先生敢於這樣說，那就說明情況完全不妙了。

“他們會到這里來嗎？”

“一定會來而且越快越好！我估計，俄國人已經占領了帝國大橋^①。最晚，他們明天就會來到這里。”

①現在已經改為“紅軍大橋”。——原著者

“上帝呀！現在怎么好呢？可怎么好呢？”房东沮喪地說完之后，便跟在林采尔后面走进又潮又暗的地下室。他非常害怕俄国人来到这里。这并不是因为他中了戈倍尔^①式宣傳的毒害。使他心神不安的另一件事，那就是他常常出入于阿姆—斯皮茨街的那所臭名远揚的灰色大楼。不錯，他也曾想过，他总是在晚上趁着天黑的时候到那里去，再說，馬列克自己也有过错：本来說話就应该多加檢点，或者干脆別乱說。別人都沒有乱說过。就是林采尔也是这样，但是現在他居然說出这样的話，这誰能想得到呢！在魯凱的黑名單里，林采尔的名字上一向有一个“加号”。不行了，情况一定很糟了，但是，他媽的！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他不是曾經和林采尔一道参加过同一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嗎。如果需要的話，他还可以攤出這張王牌哩。不錯，他有两幢樓房，存款和收入都很可觀，可是我的上帝，誰还没有点私有财产呢！就是最不幸的乞丐也还有个打狗棍和伸出来向您求乞的帽子哩。当然，上帝保佑，他还不是乞丐，但也不是洛希尔^②。况且，他还給自己的房客做过許多好事。有些房客常常到期交不上房租，可是他对这些人並沒有使用本应当使用的特別手段。

想到这里，甘凱先生擺脫了茫然若失的感覺。畏懼和在數難逃的心情已經不象方才那样沉重了。他在地下室走廊走着，从閃爍的燈光下面，看見了盧德維希·馬列克的老婆——愛麗莎老太太的憔悴而悲傷的面孔。她坐在自己的几个

①希特勒德國的宣傳部長。——譯者

②奧地利的金融寡頭家族。——譯者

破包袱上，甘凱覺得她彷彿在用惡意而又輕蔑的眼光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

“愛麗莎太太，您怎麼坐在門口呢？這裡又冷，且有飛來彈片的危險。走，到我屋裡去吧。”

“沒關係，甘凱先生，”馬列克太太冷冷地回答。“我就是要在這裡等着呢！”

“等着呢！”這話猶如冰涼的螞蟥在身上爬似地使房東感到戰慄。

甘凱走進了舊已的地下室，這還是一年前在美軍空襲日漸頻繁的時候專門設備的。當然，他本來可以象別人那樣逃跑。不過，那等於更接近死亡。說實在的，沒有房子，他還能做什麼營生呢？至於存款，也不太多了，指望用它到新地方干點什麼事情是不行的，況且，在這荒亂的年头，眼看就要失掉靠山，連馬列克太太都用輕蔑的眼光瞧你的時候，還能有什麼事可干的呢？其實，馬列克太太以前也沒有特別巴結過他，不過，問題並不在於她……想這些幹什麼，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這時，林采爾已經回到自己的陋室，向他的老婆和兩個女兒波莉吉與尤麗雅講起他在屋頂上所看到的一切。

希特勒匪徒用盡一切力量死守維也納，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它掩護着通向德國南部的要道。還在戰爭前夕，這裡的主要工廠就已轉入了軍事生產。市內還有德國從靠近前綫地區遷來的幾個工廠。法西斯分子對於撤離維也納感到非常傷心。他們明知道抵擋不住俄國人的進攻，因此就炸毀和燒掉他們事前沒有來得及搬走的一切。

安东·林采尔告訴甘凱先生說，帝國大橋已經被俄國人占領了，這話並沒有說錯。拂曉的時候，一隊蘇聯工兵把敵人準備炸掉帝國大橋而敷設的炸藥全部起出，接着步兵營便沖上橋頭，摧毀了敵人的防禦工事，占領了多瑙河北岸的橋頭堡。

甘凱先生的兩幢五層大樓，相距不遠地矗立在一条街的兩側，在这条街上很快响起了德国坦克和自动砲車的轟隆隆的聲音。林采尔全家隱蔽在地下室里，听到了車輛的沉重隆隆聲和履帶的刺耳嘎嘎聲。坦克和砲車以最大的速度開出郊區，在西北方消逝。

“我出去瞧瞧，”林采尔对妻子說，“大概他們逃跑了。”

林采尔的妻子瑪尔塔太太已經上年紀了。她神情疲倦，深陷的眼睛露出恐懼的神色，懇求說：

“安东，你到哪儿去？你什麼沒見過？”

“小點聲，小點聲，”他低声說，露出了激動和高興的表情，“別把女兒吵醒。这个場面值得看一看！”

林采尔从包裹、皮箱和睡着的人們中間穿過，走到出口，沿着樓梯登上了閣樓。他透過一个小窗戶，从朦朧的晨光中看見德国士兵正在附近發瘋地赶筑工事，他們把兩輛電車从軌道上拖下來，推倒橫放在街道上。“这群畜生！”林采尔在心里罵道。这正是他从阿姆—斯皮茨到斯特列別爾鎮來往駕駛的那列電車。一星期以前，安东·林采尔剛在阿姆—斯皮茨繞了一个圈，還沒能走完全程的十分之一，電車便停在途中了。沒有電了，因为发电厂已經划入了作战區。電車司機以主人的态度关好車門，泰然地丢下了自己的電車。

現在電車孤立無援地翻倒在地上，這些身穿灰綠色軍服的瘋子是不需要電車的，他們把沙發、桌子、衣櫃、椅子和落到他們手里的一切東西都堆放在電車周圍，好像一座小山。

“這麼說，問題快要解決了。”林采爾輕鬆地這樣想着，走到另一個窗旁，維也納出現在他的面前。在曙光里，他看到了河對岸市區的房屋上飄揚着紅旗。

“親愛的維也納呀！自由的維也納呀！”林采爾熱情地叨唸了几次。他在閣樓的窗旁站了一個來鐘頭，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這親愛的城市，直到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才匆忙地走了下來。

在門口，林采爾碰見了甘凱先生領着三個黨衛軍軍官。他們走進了房東的房間。甘凱意味深長地瞅了老工人一眼。林采爾沒有回避他的目光，象往常一樣直視着房東，並且嘲弄地瞋縫着眼睛瞧了黨衛軍軍官一眼。他的心樂得象開了花似的。他媽的，总算沒白活，終於看見了這群劊子手的陰郁而失神的面孔，就象他們被揉搓了的軍服那樣狠狠；看見了這個鼓眼珠子的貓頭鷹——提心吊膽的房東，就象老鼠似地竄進了自己的房門。“看來，你們該完蛋了，法西斯先生們！”林采爾走在昏暗的地下室時這樣想，並打算趕快把這一切宣揚出去，好叫所有的人都聽到和知道。

三個軍官走進了房東的屋裡以後，其中一個銜級高的軍官自我介紹說：

“黨衛軍上尉阿雷斯·溫克列爾。”

“威廉·甘凱，”房東深深鞠躬說。

大家都在桌子周圍坐下了。

甘凱先生拿出了好酒來款待軍官，這酒是主人特意留着

等他兒子回來時用的。他的兒子也是個德國軍官，目前正在离这不远的摩拉維亞作戰。

“怎么样，甘凱先生？”阿雷斯·溫克列爾一邊對主人說，一邊給大家斟滿了酒。“既然您的公子正為元首戰鬥，那麼您一定是一位可尊敬的人物了，而我們也可以無所不談了。這有什麼說的！諸位，不管我們怎樣困難，我們還是要為元首和我們的勝利乾杯！”

大家都站起來，喊了聲“萬歲”，各自喝乾了一大杯酒。

“是啊，情況很嚴重。”溫克列爾繼續說，“要有堅強的意志，才能經得起這一切。我們要象對付那些膽小鬼一樣來對待意志薄弱的人……”

上尉停了一會，很快地環視了一下整個房間。他看見身后的牆上掛著鑲在深褐色鏡框里的希特勒半身像。這位黨衛軍軍官贊許地向主人點了點頭，繼續說道：

“就象對付那些心里忘却了元首形象而家里的牆上又不挂元首象片的膽小鬼一樣來對待意志薄弱的人。”

威廉·甘凱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告訴這些軍官，在他的這所樓房里就有這種膽小鬼，譬如電車司機安東·林采爾就是。但是，俄國強擊機在郊區上空的轟隆聲，卻抑制了他的這個念頭。

軍官們斟滿了酒，又乾了一杯。喝得醉醺醺的溫克列爾大聲地、惡狠狠地喊叫着，好象心里有一種壓抑不住的狂怒，另外兩個軍官則恭恭敬敬地聽著。當這位黨衛軍軍官大肆玩弄美麗的詞令，向上揚起他那象惊叹号似的瘦瘦臉孔時，他那細長脖子上的大喉頭也不時地向前突起。這樣，喉

头就好像这个惊叹号下面的不时移动的圆点。这付样子使甘凱先生看了有点好笑。

“当然，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阿雷斯·温克列尔大声嚷道，“我們也要离开这里的，就象我們离开布达佩斯以及許多其他地方一样。可是这能說明什么呢？什么也說明不了！过去进行过战斗，現在还在进行着，而且还会繼續下去。但是毫無疑問，它将采取其他形式。我們會到巴伐利亞去，也会隱藏到山里。我們將要成为魔鬼到处游蕩！我們將杀掉一切擋在我們前进道路上的人！我們的雙手和我們的手枪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我們是有朋友的，他們关心我們，一定会根据我們的知識、爱好和脾气給我們以适当的工作。所以，我們不要忧愁！應該笑，他媽的！”

接着，阿雷斯·温克列尔首次尖声地大笑起来，并輕蔑地看着其他两个張嘴大笑的軍官和不自然地小声嘻嘻笑着的甘凱先生。他看着他們，心里想到，只要他現在一哭，所有这些畜生也就馬上会跟着大哭。是的，他們都是畜生和無賴！正是因为軍队里和后方这些畜生和無賴太多了，所以現在才只好退却！元首是不是知道他的勢力已經搖搖欲墜，一切都要完蛋了呢？如果不器重并且不善于使用象他这样的人，那是終究要有这样結局的。阿雷斯·温克列尔把这个共同的灾难同他个人的命运連系起来。战争初期，他很走运。他在法国指揮一个惩戒連，那里的勤务并不艰苦，酒和姑娘簡直管够。后来，当俄国人在东部战綫开始进攻的时候，西欧又出現了游击队。这些該死的法国人，总是捉不住他們！指揮部命令阿雷斯·温克列尔加强战斗，下下命令当然是最容易的。不用說，他努力地执行了命令，可是同神出鬼沒的

游击队打仗，是需要有一种特殊本领的。說老实话，阿雷斯·温克列尔并不具备这种本领，他所擅长的是另外一种事情。一年以前，在游击队猛烈袭击他的连队所在地并歼灭了他的一多半士兵之后，他才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西欧，而被派到东部战线来。他一辈子也忘记不了那个背叛了连队的奥地利人，在敌人偷袭的时候，这个奥地利人炸毁了弹药库，然后跑到法国游击队那面去了。就在这里，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阿雷斯·温克列尔在了解和观察人物方面是不高明的，这一点比上级对他的不满还使他难受。他发誓早晚要向这个名叫爱尔温·马列克的奥地利人和他的全家报仇。由于这件可耻的事情，他受到了降职处分……。

在阿雷斯·温克列尔刺人的目光注视下，甘凯先生感到很不自然。他尽量想笑得真实些，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欢笑的。他不想往巴伐利亚逃跑，更不想去做魔鬼。“当然，”他心里想，“我绝不能向他们检举安东·林采尔。就是从我自己这方面着想，这也是干不得的。是啊！若不是这位仪表堂堂的军官这么信口开河，恐怕我的嘴也早就闌出無法挽回的禍患来了。带党卫军袖章的家伙們可不开玩笑。我的天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卤莽从事啊！”

“请您告诉我，甘凯先生，”阿雷斯·温克列尔突然止住笑問道，“您这所楼房的住戶有姓馬列克的嗎？”

房东的臉刷地变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找姓馬列克的呢？当然囉，这决不是为了要在他离开維也納之前去同爱丽莎太太握手告別！嗯，他問姓馬列克的，这就是說，他不知道馬列克本人現在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很好，可是他为什么問呢？下个命令，把馬列克太太或馬列克先生带

到这儿来，那不是十分容易的事吗！看样子，上尉大概不知道馬列克家一直住在他这所楼房里。所有这些念头，忽然在甘凱先生的被酒灌得热呼呼的脑海里掠过。

“沒有，上尉先生，”他尽量装得自然地回答道，“我这兒沒有这个房客。”

“真遺憾！”党卫軍軍官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說。“从占領的第二天起，我就在弗罗里特鎮各处找寻这一家卑鄙的人、可是怎么也沒有找到。無論他們跑到哪里，也不会得好！”

甘凱先生衷心感謝万能的上帝，指点他这样地回答了党卫軍軍官。显然，这个家伙是同馬列克一家有什么特別私仇的，而且看他用拳头捶桌子、恶狠狠地撇着細长的嘴巴的情形，都不是沒有緣由的。这种人从不多費唇舌，不管男女老少，說枪毙就枪毙。而这对于甘凱先生來說，就等于德国人走后他要遭殃，因而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跟着他們逃跑。鬼才知道跑到哪兒去呢！不能跑，甘凱是想过安靜的和平生活的。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甘凱先生！”这个已經酩酊大醉的党卫軍分子这时却大声叫道。“我看您是个真正的德国人。为令郎的健康乾杯！希特勒万岁！万岁！”

“甘凱先生，再来些酒！”阿雷斯·温克列尔的喉头令人害怕地动了动，他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把酒杯震得发出輕輕的鏗鏘声。

甘凱的一切儲备品都事先搬进了地下室，現在他去取酒。在黑洞洞的过道上，他碰見安东·林采尔正在那里細听战斗的情况。

“啊，您在這兒吶！”甘凱客客氣氣地說。“您知道嗎，這個上尉真審問起我來了，他問我的房客誰不可靠，誰對元首失去了信心？我當時起誓說，我的房客里沒有这样的人。”

在他走過林采爾身旁時，噉噉噉地說：

“我得告訴您，我費了好大勁才使他相信了這一點。請您將來多关照……”

安東·林采爾這一生見過了許多世面，可是這種意外的“殷勤”却使他突然屏住了呼吸。他轉過臉去，背着房東睡了一口，並忿恨地罵了一句（他很少罵人）：

“狗東西！……”

一天一夜都沉沒在隆隆的槍砲聲中，到處閃耀着火災的紅光。林采爾算錯了。俄國人拿下維也納後第三天才占領了弗羅里特鎮。

在攻打市郊的時候，甘凱躺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安東·林采爾也沒上屋頂；街上地雷和砲彈不斷地爆炸，房頂上落滿了彈片，這位老工人聽從了妻子的懇求和合理的忠告。其實，為什麼要往槍林彈雨里鑽呢？

四月里的早晨，涼爽而又明朗，周圍的激戰已經達到白熱的程度。俄國人雄壯的“烏拉”聲傳進了地下室。林采爾在他那黑暗的角落里再也坐不住了。

“我出去看看”他說完，堅決地從包裹上站起來。

“爸爸！我們也跟你去，”波莉吉和尤麗雅也跳起來。

“不行，你們等戰鬥結束了再出去。很快就會結束的！”

馬尔塔太太以恐惧的、恳求的眼光望着丈夫。

“你为什么又往不应该去的地方鑽呢？”

“应该，早就应该出去啦！……”

在甘凱的家門口林采尔站住了。房門半开着，从屋內傳出了房东的声音。这使老工人感到特別惊奇——这个胆小的甘凱为什么走出地下室来了呢？

“赶快把这个黑卍字拆掉！”清清楚楚地傳来了他的压低了的声音。

林采尔跨进了門坎。从前室通向里屋的門是带玻璃的。依尔瑪太太，甘凱先生的看門人和忠实的女仆，正以惊恐的眼光看着主人，手里拿着在白色椭圆形內綉有黑卍字的紅旗。她以为她听錯了。

“对，对，拆掉吧！”甘凱以压得更低的声音重复說。

“您別再用这种傻里傻气的眼神看我了！”

依尔瑪太太咬了一下嘴唇。她真不了解她的可怜的威廉，最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可是，威里①……”她试图反对这样做，“这不頂事……”

“別費話！馬上挂出去！”甘凱先生生气地对她嚷了起来，摸透了他的脾气的依尔瑪太太已經明白，無論什么話也不能再說服他了。就是情緒正常的时候，他也是一向只重事实，确信事实是一針見血和不可抵抗的，而現在更是这样了。因此，她很快就从旗子上拆下了那个黑卍字。但是，白色的椭圆形却仍然留下了。

①威里：威廉的爱称——譯者。

“还是不行！”甘凱先生說道，現在他才明白在这上面下功夫是毫無意义的了，并覺得似乎应当先往窗外看一看。窗外的情景吓得他失去了說話的能力。离这里不远，他的第二幢楼房已經燒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依尔瑪太太跑到窗前，驚訝地拍了一下手。

“噢，我的上帝呀！……”

林采尔走进屋来。

“甘凱先生，把这个旗子燒掉，”他严厉地对房东說。

“赶快把这个可恥的东西，这个讓我們倒霉的东西燒掉！还有这……象片，”他本想說出一个罵人的字眼，可是忽然想起屋里有女人，就沒有說出来，最后只是說：“把象片也燒掉！……”

甘凱呆若木鷄地站在那里，他那黢溜溜的眼睛茫然地凝視着林采尔。

“甘凱先生，不要悲伤啦！”安东·林采尔用比較緩和的口气說道。“就眼前看来，这不算什么大損失。还在昨天，您的楼房就象蜡烛一样燃成灰炆了。我本来当时就可以告訴您，可是我可怜了您，因为您可能輕举妄动，跑到街上，去叫消防队等等。可是，那时候街上根本無法救火，只要一出去，脑袋就会搬家。所以，您看，甘凱先生，”林采尔輕藐地瞟了房东一眼，“我是尽量报答您在跟那个党卫軍軍官談話时对我的关怀。既然这个家伙的心腸硬到仅仅因为有人在您的楼房上挂上紅旗，就放火燒了您的楼房，破坏了几十个家庭，那么可以想象，甘凱先生，假如您……表现得不够勇敢的話，他会怎样对付我了……”

的确，甘凱先生終於明白整个形势無法挽回了。他向窗

外望去，看見俄國士兵冲破堡垒正在街上奔跑。他們随时都可能到这里，到他的楼房里来。现在甘凱先生心里咒罵起自己来：为什么他没把这个明显的共产党员林采尔交給行动迅速而又無情的法庭呢？也許他曾想过，假如形势按照另一条道路发展，他的房子就能倖免了。可是那个仪表堂堂的党卫軍軍官今后会怎么样呢？真的，他姓什么来着？是門克列尔还是温克列尔，似乎另外两位軍官这样称呼过他，不忘該多好，所有这些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用，何况还有安东！林采尔作証。可是，現在这一切都沒有什么用处了。軍官只不过是执行自己的职务罢了。他的兒子古斯塔夫也許会这样做的。房頂上出現了紅旗的那座楼房，沒有完全平平安安地度过来。不，只怨在那里沒做好監視工作……

这些思想很快在甘凱先生那懊喪下垂的脑袋里掠过。

“是啊，是啊，这一切真可怕，这么多人無家可归，”房东振作起来，开始扮演新角色。“不过，謝天謝地，好在这一切都已經过去了。現在應該热烈地去欢迎我們的解放者啦！”

他不理睬林采尔的輕蔑的微笑，急急忙忙走到門前，小心翼翼地摘下沉甸甸的紅絲絨門帘。

“这是个最好的旗子！……”

甘凱以从来沒有的敏捷从屋里跑出来，順着樓梯爬上閣樓，而后又走上屋頂。林采尔也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走了上去。子彈还不时地在空中呼嘯，不远的地方，还有砲彈在爆炸。“当然，这种行为有些卤莽，”甘凱一边把旗子綁在鑄制的天綫桿上，一边想。“不过，應該讓这个林采尔，讓全楼所有的人都知道知道，在周圍还在酣战的时候把旗子挂

在屋頂上的，不是別人，而正是我。”

挂完旗后，甘凱向西北方望了一眼，俄國人正在前進。他看見，好象在克爾涅堡的什麼地方，有一個人穿著大皮靴很快地從鐵屋頂上走過。他剛剛躲進屋里，在他的頭上便响起了一個震耳的喀嚓聲。在第五層樓的梯台上，林采爾和馬列克太太的房門前，他倒下了，失去了知覺……

“遺憾，真遺憾，他沒被德國砲彈炸死！”林采爾跟女鄰居往下抬這個被炸昏的房東時對她說。

“怎麼，林采爾先生，您怎這樣說呢！”

“這有什麼，馬列克太太，老實對您說，這個傢伙應該炸死”。

過了一個到一個半小時左右，郊區解放以後，外面開始平靜了，林采爾回到自己的家里。一個房間的天棚掉了下來，地板、桌子和衣櫃上落滿了小塊泥灰。林采爾走上閣樓，那里足有半个房蓋被砲彈掀走了。

這時正是1945年4月15日下午二時。第三天，在維也納城里國會大廈和市政府的上空，奧地利共和國的紅白色國旗多年來第一次同紅旗一起迎風飄揚。

第二章 春 天

櫻花夾道怒放。老樹的枝杈高高地交織在公路的上空，形成一個粉白色的穹窿。戰綫一天比一天向維也納的北方和西北方移動，在通往布爾諾和布拉格的公路上，除了軍隊的汽車和馬車之外還有背着背囊和口袋的城里人紛紛前往鄰近